四書湖南講

四書湖南講序

聖賢立言政如中天之日光普遍於八紘而亦無容隙之不照學者各惟所見偶睹一隅遽謂得之於是家自爲言横分奴主即其窺於隙內亦可見明而欲以那宇宙之大全則非快睹夫中天未

易幾也孔孟之書漢儒疏其語而事析
宋儒推其義而理彰嗣後壘守宋轍屹
如堅城姚江出而特揭良知破盡從來
支離之障庶幾孔孟心印哉而其所重
在悟影響之狂解亦因之以竄入予師
岬瞻先生自爲諸生時對卷便有深意

於此中且信且疑未肯即安讀書自三代而下語錄子史而外兼及梵典靡弗披文見志覩旨識歸盡滙之以印證孔孟隨以孔孟濟世之心爲仕隱備嘗之事益曉然於六經之註我矣强半乞休里居爲聚徒湖南相與討論其下帷也

兀對一編刳心凝慮宵焉疑喪吾我其登座也微言快語琅琅若懸河若霏屑直發人意中之覆而四坐爲之解頥諸弟子得於聽受卽筆記之復呈先生削正如是者幾三十年始成全帙讀是書言理卽見諸事雖性天奥義皎如指掌

言事即見諸情雖居恒微行儼若笑啼且於實字覩理於虛字摹神到語造語量以品分正言寓言辭隨旨易了義不了義當機絕不相借譬之寫眞者總此原來面孔而喜怒哀樂觸處逼眞欲易喜容爲樂容不可得寧復有蒙面而易

向也者蓋訓詁諸家之所見以我解孔孟而先生之見以孔孟解孔孟而卽以解我日之偏全見處當必有辨則先生之學海內自有知其解者友敢曰飲河而遂以測其深也哉

崇禎辛未長至日門人鄭尚友謹序

學庸詁序

自唐虞以執中授受明誠之性學已於精一發其端吾夫子應機接引不强賫夫中人而性實罕言焉子思子闡明祖學作大學中庸二書大學重明從格物遞通乎家國天下而明卽誠之能照故

專言心以攝性中庸重誠從慎獨直貫乎天地鬼神而誠即明之能寂故專言性以攝心合之則寂照雙圓世出世法之兼到即分之而各以一門深入亦究歸合轍無復差池此大學中庸相爲表裏隨人根器之自擇要當互觀焉者後

之解義多家予遍閱輒惛惛不辨更博求之內典返質之本文伏讀沉思經時積歲毎若恍然有見獨陽明子單挈致知之要東溟子詳析性學之精卓絕諸解而不斤斤於訓詁於本文未全襯焉予與諸生楊榷業有湖南講詳哉其言

之矣復取學庸二書訂其章次及錯簡約所言而爲詁要以句必傍原文義必根本旨而不敢旁溢一語有功夫可以入手有造詣可以還元似言以返約而漸近自然者夫心性之微爲千古秘密藏從來諸儒未之發覆豈得至今日而

妄意頗明所藉有子思子之成言在而陽明東溟兩夫子復先我啓鑰因文尋義僅不離依樣葫蘆之意云爾矣

崇禎壬申孟春日錢塘葛寅亮參疑甫

序

課語 內有關看書者錄五條

論看書入手之方先宜逐字訓詁的確乃於通章諷咏語氣其法以實字觀義理虛字審精神假如學而章學字時字習字悅字乃實字也一處如此他處盡然只須精研一處不必處處求解而字之字不亦字乎字乃虛字也雖字義亦處處盡同而先後措置之間口氣稍別精神亦各迥異矣即論語一書說仁說學已居其半而之乎者也已焉哉等字要無多字故看書不求多只求精每日晨起盥起務深注定目精將通章本文默讀潛思務要設身處地以意逆志言能返證

於自巳事事可實按之目前忘言以解而又不決裂其文辭研幾以入而又不增設乎意見乃爲明了如其未明姑且放下另看後章閒有此處不明而他處忽相觸發者亦有今日不明而他日再看乃能釋然者又有今日雖覺巳明而他日反以爲不明更求別解者總之學以漸博而相通必以積疑而起悟乃來一反三引伸觸類之善法也此全以精神爲感召神情稍覺煩倦雖多看亦不能注思便當住手若刻定張數不去思想止將講說本頭託下釋卷茫然於我何與又若好爲穿鑿故立意見及以禪宗出世語入聖賢經世之旨與本文不相襯貼亦是勉強附會於書何與去此二弊而後可

以語看書也然胸中學識空疎雖想亦不能入則師友開導乃為度心之鍼矣

凡聽講須將所講書先則看過其中意旨雖未必能了而實有憤悱之意然後聽受有益講時又須將前之所見盡情撤開不閑語不他顧不雜想不昏沉攝心聽受歷歷分明講完不得群聚浪談以亂思緒即宜退居私室再理前言務要不倍所講於本書體貼相安方可信從若有未安不妨另質疑義反覆辯難蓋聖賢之旨皆從其身心所實踐者為言必身至其地方能洞曉余與二三子皆所謂射覆者徒以一日之長偶或億中而總非發覆之人也然發覆之人又豈遠求是

即吾與二三子能思索之心耳特此思索之心有能通與不能通得人以啓之斯力省功倍非謂不必思索而可以人之通爲我之通也予竊見今人看書信人太過雖有師至腐爛穿鑿語亦必聽受略不反之自心試以自己能思索之心與本文一相理會則平日所聞師說及所見講義或安或否必有狀狀於中而不能自已者故予欲與二三子互相察驗以求其安否不徒信予之言而直信聖賢之本旨不徒信聖賢之本旨而還以信自己之心也然而人各師心樊然淆亂安所取衷則又自有其面目惟不離本文者爲是耳

五經周禮乃文字之祖凡理學政事必本此方有根據夫子

好古敏求要不外六經為刪述則以此而相印證正為同氣之求非若他書將居孔孟之後學非嫡派之傳而不可混入者也至如先儒語錄乃六經之鼓吹理學之淵藪讀四書五經在無識者或以沉成難入習熟生厭而語錄則辭旨數暢耳目忽新觸發反易如陽明見地卓然尤機鋒之泚捷者學者日不暇五經等書則無論胸中酸俗之氣難以掃除而看書將亦日學脉尋源識孤借證必無相資相長之益矣此外更有出世奇書學者必嘗經眼而心粗者恐難驟入姑且置而弗論也

學者多囿習聞不能取大患在不知讀書以明理有如按予

所論看書之法以求乎經書之旨則諷誦之餘必有豁然開而挈我心於天月之表惕然儆然而恭我心於雷霆之下快然自得而置我心於光風霽月之間入理深則得趣轉勝所見大則向慕非凡將聖賢之而目漸親而市俗之機緣自日厭矣即夙習已深未易遽破而把卷時既能開眼返躬處寧不刺心諸友親驗之誦讀自知予言非謬而非口舌之能道者也

讀書惟收斂心思忘其俗如競尚於冠履言談耗志於圍棋博塞皆俗趣也一得心於此則挾策吚唔莫非道聽塗說之具必無實得矣要須一切掃除屏居靜室按前諸法而伏讀

沉思昧爽以起日晏不追遊居𢗅處於其中焉其人能得讀書之味者不必叩其胸中所學而舉止言笑自一見可知益其氣象不粘帶乎俗態也然而心不欲雜雜則神蕩而不收心又不欲勞勞則神疲而不入在用功過勤者心力旣疲未見得手便須於誦讀之餘捲書閣筆明窗淨几萬慮俱捐悠然獨坐或支頤而對爽氣於西山或緩步而看生機於花鳥或遣情以若失或領趣以欲狂一日之間暫留片刻於此而默坐寧心尤爲要義使此心常如魚之在水如鶴之在空悠悠洋洋活活潑潑方能心曠而間見可以互融神怡而思愈可以深入是誠天下之至樂亦卽讀書之至訣也不寧惟是

躁此而心境日清理路日近覺聖賢言語皆吾心性中所自有而漸漸可體之當身所云豁然惕然快然之景象必有時露吾前而不可遏者又寧止作誦讀觀而已哉

商内姓氏

湖南書院

杭州鄭尚友　杭州施惟中　仁和柴世基

仁和柴世埏　仁和張殷甫　錢塘徐時泰

錢塘孟師尹　錢塘湯自新　錢塘曹觀文

錢塘吳太冲　桐鄉吳應旻　縉雲鄭孕唐

江都姚思孝　歙縣方如騏　泰和蕭士瑋

以上俱錄詩

杭州倖宏繹　杭州虞宗玫　杭州施維誠

杭州虞宗瑤　杭州陸鳴銓　杭州陳周臣

杭州狄養謙　仁和林泰棻　仁和張岐然

仁和任嗣宏　錢塘陸進昌　錢塘王一質

錢塘唐時雍　錢塘陸鳴時　錢塘李宗皋

錢塘狄秉謙　錢塘孙孟真　海寧郭凝之

富陽張作楫　嘉興譚貞默　嘉興徐世淳

平湖劉兆柔　德清劉在明　紹興史起蟄

餘姚何　位　開化劉國裕　松江宋存標

嘉禾宋存楠　江陰張有譽　徽州吳孔嘉
歙縣方士亮　歙縣吳德鑑　休寧金　聲
南昌李明睿　新建姜曰廣　東鄉艾南英
餘干羅伏龍　瑞金楊以任

以上俱訂正

杭州王道焜　杭州王師洙　杭州沈繼震
杭州王三錫　杭州錢彭曾　杭州張湛然
杭州沈廷松　杭州吳朝焜　杭州吳希文
杭州柴紹綱　杭州柴世埏　杭州宋之謝
杭州柴世城　杭州凌吉徵　杭州戴　洲

杭州湯汝楫　杭州吳慎緜　杭州程汝揚
杭州程遠猷　杭州程兵登　杭州朱　煒
杭州吳之爾　杭州李茂科　杭州顧若矜
杭州顧若群　杭州陳錫常　杭州金維垣
杭州馬燦如　杭州許光宸　杭州許光宷
杭州吳　洵　杭州朱逢泰　杭州趙仕燁
杭州陳天錫　杭州洪　基　杭州方允達
杭州王懋光　杭州葛鳳舉　杭州沈起鵬
仁和朱濟之　仁和陳履泰　仁和沈允捷
仁和石荆玉　仁和馬　楊　仁和卓人月

仁和夏元徵
仁和陳之燀
仁和仲　震

仁和翁與明
仁和張鴻舉
仁和張鵬舉

仁和張卓然
仁和汪一龍
仁和湯昊如

仁和周士昌
仁和金維璆
仁和湯鼎新

仁和柴世坊
仁和沈樹棻
仁和柴允鈐

仁和朱佳致
仁和陸夢龍
仁和黃昌胤

仁和唐　賡
仁和吳金聲
仁和胡承明

仁和張廷晉
仁和莫若明
仁和張　標

仁和蔣文會
仁和鄭雲澍
仁和胡鵲錫

仁和吳佩昌
仁和邵振光
仁和朱士英

仁和王懋德　錢塘張大烈　錢塘王光濟
錢塘吳文熾　錢塘非登賢　錢塘趙仕煇
錢塘許國士　錢塘鄭尚栴　錢塘徐尚仁
錢塘裘蔚先　錢塘王文烜　錢塘洪　度
錢塘邵耿光　錢塘柴紹烈　錢塘吳之斗
錢塘沈　泰　錢塘張可聰　錢塘周　鵠
錢塘潘賢懋　錢塘施　鑑　錢塘張之紳
錢塘曹逢吉　錢塘臧士揚　錢塘程　清
錢塘唐　琳　錢塘戴　月　錢塘黃之堯
錢塘茅倬曾　錢塘朱　燦　錢塘吳士蓊

錢塘吳漢翀
錢塘翟　御
錢塘吳　昇
錢塘楊奇徵
錢塘張堯政
錢塘吳洪度
錢塘吳之坤
錢塘朱大捷
錢塘倪元陞
錢塘張堯克
錢塘張　杞
錢塘黃識之
錢塘黃桂枝
錢塘鄭　佩
錢塘湯汝璉
錢塘金維衡
錢塘吳　濱
錢塘孫洪俊
錢塘葛一真
錢塘葛季貞
海寧章物采
海寧方天春
富陽王熙章
富陽陳齊鳴
富陽俞俊颺
富陽鄭君愛
富陽楊測烋
餘杭沈名世
餘杭沈振龍
餘杭黃天楨

餘杭陳其愫
臨安羅用世
嘉興孫胤茂
嘉興朱茂暘
嘉興屠 玧
秀水陸周行
秀水夏胤彌
平湖綵 衡
嘉善葉培恕
海鹽朱玉鉉

餘杭董玉燦
新城羅應垣
嘉興沈宏旼
嘉興錢 汴
嘉興屠 埈
秀水徐世濂
平湖鮑之驄
平湖徐必達
嘉善蕭敬明
海鹽朱本融

餘杭孫賁夫
新城凌于磐
嘉興金昱寅
嘉興錢應金
嘉興包元錫
秀水孫繼武
平湖曹韻瀾
平湖沈原浚
海鹽方朝岳
海鹽方朝鼎

海鹽徐逢辰　崇德沈居敬　湖州俞　流
烏程厲　時　烏程沈　槃　烏程沈　棨
長興王明啓　長興丁五成　德清沈爾章
紹興諸岡光　紹興楊　鵬　山陰陳　剛
會稽張有民　會稽陳　剛　會稽沈應熊
餘姚史孝蒙　餘姚蔣茂德　餘姚陳以禮
餘姚洪儒敎　上虞倪嘉賓　上虞倪嘉元
蕭山黃行祚　慈谿姚元凱　慈谿應　對
蘭溪湯大節　西安鄭懋賢　西安留大廷
龍游徐道立　常山徐長文　永嘉陳登明

處州劉　德　縉雲鄭菁齡　青田林芹森
應天馬之駿　應天金　鉉　應天汪從憲
徽州洪應紳　徽州汪汝翔　徽州洪嗣康
徽州戴希儒　徽州唐　昕　徽州洪嗣彥
徽州程繼祐　歙縣洪天泰　歙縣方如璘
歙縣吳孔光　歙縣方應符　歙縣方如驤
歙縣汪德祈　歙縣許光元　歙縣方可亮
歙縣方可恭　歙縣洪如璧　歙縣潘秉倫
歙縣唐　璉　休寧汪調鼎　休寧戴士模
休寧丁先庚　休寧朱鳳虞　休寧汪見龍

休寧朱三聘	休寧程純佑	休寧黃士孝
休寧程開所	休寧吳 之	休寧程開世
休寧黃呂熙	婺源江可思	蘇州陳義錫
蘇州孫懋聖	蘇州王元懋	長洲張國紹
吳江沈白駒	吳江呂居徵	嘉定張 杕
太倉呂劍能	太倉呂人熊	太倉浦 嶂
太倉湘 喬	松江徐繼溥	松江楊初復
松江盛慶遠	松江何世能	華亭高允升
上海兆一攸	無錫陳仕茂	鎮江荊 艮
鎮江錢 雨	鎮江喬世爵	鎮江徐學古

丹陽賀懋廉　丹陽賀懋謙　楊州李玉柱
楊州洪德吉　楊州洪德常　楊州汪時霖
天長戴澍元　天長郜受采　天長陳廸明
六合江之璧　六合江萬鳳　新建戴國士
廣信佘祚徵　弋陽李調鼎　三原韓星岳
滁州李長齡　鹽亭任九思　鹽亭任九官
貴陽楊文驄

凡聽講簿內無名者不載

附匡山書院

九江周之偉　九江趙光抃　九江劉邦彥

九江熊　飛　九江王純臣　九江陳日僎

九江李　浩　九江王　昂　九江李　佐

九江吳士魁　九江劉紹焯　德化黃堯彩

德化吳士文　德化邢士俊　德化閔兆祥

德化周夢熊　德化羅士俊　德化吳應科

德化蔡崇正　德安萬堯臣　彭澤劉日暸

瑞昌劉紹燁　南康但宗皐　南康俞忠宸

南康但宗傳　南康孫　儀　星子黃學顏

星子鄒學孔　都昌余應桂　都昌陳文鴻

都昌徐孔徒　饒州中、秉古　饒州曹奏績

饒州鄭郁光　鄱陽詹時雨　鄱陽方之浙

鄱陽江學海　鄱陽閔繼訓　浮梁余　藻

南昌徐元朗　新建萬日佳　新建魏士準

泰和曾大奇　泰和曾文饒　臨川傅朝佑

臨川傅朝宸

賈逵謂大學子思所作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此論明明德之旨。所重在明。故章內於致知獨詳焉。學以一身而該天下之大。是爲大學。明德者。人所具靈知之心。湛然遍照者。明則以功夫合本體。不虧其量而適還夫明也。民者。庶衆之稱。凡對己者即是。親則提醒其靈知。同歸明德中。而聯若一體也。至善者。純粹極盡之稱。即人清淨之心。止則攝紛散以歸寧一。爲明德之質地。而退藏於密也。各言夫在。謂大學之道。不容岐路苟安。乃專在此三綱。而其實皆明德所攝者。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illegible]

而后能得。止爲照體。不容埋沒。知止謂能識其當止所住而消以研之也。定者專向於此。念不而岐靜者寧夜於此。念不動搖。安者恬適於此。念不若雖慮斯以定靜安之心。彌精參提。力究此止。得則研慮之極。豁然大悟。灼見此止矣。此皆格物致知之義。因繫承上止至善而預發之。蓋止即貫於物中。慮亦即研於格內者耳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

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德與民。分本末而同一物。明與親。分終始而同一事。知其當先當後。則入手有方。故可近道。此承上明親以起下衆目。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盡天下人皆明其明德。是發大宏願之人也。明明德。卽下致知。乃直貫於天下。則意心身家國天下。皆一知之所貫者。繇此復反約而通歸於知也。國視天下爲近。故先理治其國。家視國爲近。故先整齊其家。身乃儀刑乎家者。故先脩飭其身。心乃主宰乎身者。故先端正其心。意乃萌動乎心者。故先誠實其意。若知則意之明處。而能照乎意心身家國天下者。故又先推致其知。至於物。卽物有本末之物。格者通徹無間。致知之功。究歸格物。乃完前慮止之後耳。格在物上者。方格乎物。格在物下者。已爲所格。致知以下皆倣此。知隨物到。故知至。意隨知徹。故

意誠。心隨意息。故心正。身隨心攝。故身脩。自此繇近及遠。漸推漸廣。故家齊而國治而天下平。前歷言先者。功夫不容驟鶩。此歷言后者。得乎不容躐取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壹是。謂一切皆是。以括盡天下之人。恐人徒鶩之天下。故以脩身為本約之。而心意知。即身之所攝也。本與所厚。皆指身。末與所薄。皆指天下。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無倒行逆施之理。此謂知本者。惟以脩身為本。故謂其知本。此謂知之至者。惟知本而定靜安慮以格致。故謂其知之至也。章內獨發格致。而首尾以明明德知至相呼應。更明之意瞭然矣。

右第首章首章乃經文。統論大學之道。兼論格物致知。○鄭康成古本。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原在首章之末。乃通章結語。照此則格物致知之義。已發於首章。兼爲收結。原未嘗闕。謂定靜安慮爲發格致。更可互證。當從鄭本爲確。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所謂誠其意者。爲釋誠意。而重述經文以引首也。後章彷此。自欺者。自己本心之明。反爲膈膜。而毋則弗使其然。當直達之也。其情正如惡惡臭之不能容。如好好色之不能釋。乃緊接二如字以狀之。此則情皆畢達。而中無遺憾。故謂之自慊。獨即是自。乃意之萌處。愼即毋欺。故君子必愼其獨者。因欺慊皆自作自受。總不離自。故必從自之一念以謹之也。○鄭

註曰謙讀爲慊朱註曰慊快也足也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小人乃借以狀獨者。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本欲自欺。乃見君子而厭然。謂厭惡自己。覺自亦不能欺者。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本欲欺人。乃於人之視己。有如見其肺肝而無益。又覺人亦不能欺者。此謂獨念誠實於中。則情態必形見於外。謂其毫髮之莫逃也。故君子必慎其獨者。因小人以見獨念之難昧。更爲警醒。故復申言之。曾子之言。乃引以證獨者。十目十手。言其環伺之衆。所視所指。言其尊崇之切。嚴者。周圍密匝。無纖隙之衆。

空。承上誠中形外。以狀獨之惕人至此。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德指誠意。其潤澤夫身。猶如富之潤屋。正誠中之必形外者。心能俯仰無愧。故廣體能舒泰自如。故胖。此皆其潤身處。而驗德所致。是誠意實承格致而啓正修。最爲明功緊要所在。乃以故君子必誠其意結之。○鄭註曰。胖猶大也。

右第二章

傳文釋誠意○格物致知。既發於首章內。則誠意章。自宜緊接首章之後。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身有所者。從身之氣質用事。而着於方所之祖也。忿懥。怒之怒者。恐懼驚

之惕者。憂患者。慮禍之深。好樂者。悅慕之暢。不得其正。卽指忿懥等之有偏。乃心之所發也。〇鄭註曰。懥怒貌也。廣韻懥、忿也。又怒也。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因所發之偏。而致所存之失。故心不在焉。不見不聞不知味。謂心之顧彼失此。而身有不及覺者。心與身相關。其病總在二所。乃結以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第三章　傳文釋正心脩身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

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人乃適論世人親愛者。謂世治賤惡者。品可鄙。畏敬。是分之相臨。哀矜。是處之失所。敖惰。是不必加禮。此皆情所宜然。云辟者。各就所適而踰其則。不免有偏也。親愛畏敬哀矜是好。而辟則難知其惡。賤惡敖惰是惡。而辟則難知其美。天下大抵皆然。故以能知之鮮嘆之。○鄭註曰。之適也。鮮罕也。朱註曰。辟讀爲僻。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諺乃俗語。舉人情之極淺近者以相證。子之惡。苗之碩。本易知。而人莫之知。以其愛子𡬶苗。蔽於所辟也。身與家之相接。其病總在一辟。乃結以此。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鄭註曰。碩大也。

右第四章 傳文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敎。而能敎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敎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敎者令行於彼而使之從。即下仁讓是也。人謂國人。家不可敎。必難敎國。故以無之斷之。不出家而成敎於國。謂身不離家內。而敎已行國中。不待另有設施也。孝弟慈即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也。其方法原一例。移此及彼。正敎之不相異者耳。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

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引康誥如保赤子。謂保民若保子也。心誠求之者。所以此其心懇切求子之欲。必多暗合。故雖不中不遠矣。是乃得於自心。而非從學致。故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此見教國者。亦即以誠求。非只與孝弟慈之格套可得耳。物我一體之謂仁。而貪則惟利已以損人矣。後先相遜之謂讓。而戾則惟恣已以拂人矣。興者。效家之仁讓以興起也。亂者。亦效上之貪戾以致亂也。其機如此。謂其機括之發。有如此之迅速不爽者。○鄭註曰。一家。一人。謂人君也。機。發動所繇也。孔疏曰。機。謂關機也。動於近。成於遠。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

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此謂乃引古人之成語為證。一言僨事。證作亂。一人定國。證仁讓。堯舜桀紂。復引帝王之實事為證。其所令反其所好。即不以誠求而民不從。即不能行其教也。有諸己。無諸己。是好之發於身者。求諸人。非諸人。是令之加於民者。推己及人為藏身之恕。有儀可則。方得人之喻。而反此者無之。故未之有也。家國之教相因。歷歷不謬。乃結以故治國在齊其家。○鄭註曰。僨猶覆敗也。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

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詩周南桃夭之篇。借桃葉起興。謂此女子往嫁。必宜合其一家之人。從宜其家人推廣之。而后可以教國人者。亦皆宜其家人也。詩小雅蓼蕭之篇。從宜兄宜弟推廣之。而后可以教國人者。亦皆宜其兄弟也。詩曹風鳲鳩之篇。謂其儀範不差忒。乃表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即其儀不忒。而后民法之。即正是四國也。三詩論家獨詳。而國之教只具其相因更灼然者。故復述前言以申結之。○朱註曰。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孔疏曰。歸嫁也。忒差也。

右第五章　傳文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

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章內實事釋平天下。而絜矩有推廣之義則不於治國亦該焉。上老老長長恤孤者。人之老。而我能養以老之。人之長。而我能敬以長之。人之孤。而我能撫以恤之也。民興孝興弟不倍者。民亦欲老其老長其長。恤其孤也。此見明德人所同具。感之無不相符。如為方之式謂之矩。如量度取方謂之絜。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者。因情同而得此法焉。上下前後左右。將世界取義於矩。而面面而皆方。無一面之

有餘也。推所惡而弗施於事，使先後及交，將潔情取義於絜，而處處皆到。無一處之相隔也。是正推度其孝弟慈，而明明德之周遍於天下者。此之謂絜矩之道，乃復上文而懸明之耳。（）朱註曰，倍與背同。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引三詩皆為絜矩作斷。詩南山有臺之篇。謂可樂之君子。能為民之父母。借父母之名。以剔發君子。於民之所好惡。即好惡之。

則愛民如子。故謂爲民之父母。是能絜矩之得者。詩小雅節南山之篇。借山石起興。謂周太師尹氏。赫赫勢盛。民俱以彼爲瞻視。有國者。因有家之可畏。以形起有國。其好惡更不可不謹愼。一偏辟則爲天下戮。戮。是不能絜矩之失者。詩文王之篇。謂殷之未失師衆。能常克配乎上帝。後人宜監視乎殷。天之峻命。不易保守。若得衆則得國。卽承前好惡同民而爲民父母。失衆則失國。卽承前不好惡辟而爲天下戮。合併言之。見得失之轉移甚速。此以民情之向背判得失。乃暫爲絜矩者（一）毛傳曰。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孔疏曰。[illegible][illegible]赫赫。顯盛貌。具。俱也。儀。宜也。監。視也。鄭注曰。儀與俄同。峻與駿同。師。衆也。克。能也。道。猶言也。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

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此論絜矩在於理財。先慎乎德。承上不可不慎而言。德即絜矩也。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財謂土之所產。有用謂財之所出。總繇一德而相因以致。是德者乃生乎其財。故謂之本。財者乃因德以生。故謂之末。外本內末。是不能絜矩。而疏德親財。乃爭於其民而施之奪矣。財聚者積於府庫。而散則流布民間。民散者叛於流離。而聚則安堵境內。財必不能與民並聚者。然觀言之以逆理悖出者。亦必以反詈悖入。正猶貨之以橫征悖入者。亦必以刼奪悖出。即財終不能舍民而獨聚者。引康誥言惟天命無專屬。不於其常。道善則得之。即承前慎

德而有人有土。不善則失之。承前外本內末而民散悖出。此以主德之純雜判得失。乃暫爲理財作結者。○註疏曰。外疏也。內親也。施奪。施其劫奪也。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

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此論絜矩在於用人。楚書、王孫圉答趙簡子者。言楚國無以自珍爲寶。惟以善人爲寶。是輕貨重人。因理則而不鄙於用人者也。舅犯、重耳之舅子犯。教之答秦穆公者。言出亡之人。無以得國爲寶。惟以仁孝其親爲寶。是因論所寶而泛及之者也。秦誓、秦穆公作誓以告群臣者。斷斷、誠貌。休休、美善貌。其如有容、先虛擬以狀之。至於人有才技。即若已有。人有彥聖之

德。心好不止若口出。乃以實能容賛之。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及亦曰殆哉。皆謂利害不止一時。尚亦及於其違。而流澤流毒無窮也。唯仁人是愛人情切。即所謂民之父母者。故於妬賢之人。放流必遠。不使其得以肆惡。乃引仁人之能愛能惡。以古訓作證焉。見賢而不舉不先。正形其知好而不能好。是諉之於氣數故以爲命。見不善而不退不遠。正形其知惡而不能惡。是待之以優容。故以爲過。至於好惡全與人拂。即所謂辟則爲僇者。故菑必逮及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承上好惡公私。而重提絜矩之大道以次之。誠求之謂忠。好令之謂信。以此方能絜矩。故得之。即承前能好惡之仁者。爱人之謂驕。泰已之謂泰。以此不能絜矩。故失之。即承前好惡之拂人者。此以君心之敬肆判得失。乃暫爲用人作結。而併收轉於絜矩者也

○鄭註曰。美士曰彥。黎。衆也。尚。庶幾也。媢。妬也。違。猶戾也。俾。使也。拂。戾賢人所爲。使不通於君也。殆。危也。

進。猶屏也。逮。及也。廣韻。休美也。善慶也。增韻。聖。屏也。通也。廣韻。啻與翅同。翅不止如是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覆論理財。貴於能生。生財亦稱大道者。承上君子有大道。而欲其生殖有方。自不必爲聚斂之小術也。生之者衆。謂大無遊惰。食之者寡。謂儉無冗濫。爲之者疾。謂耕稼惟時。用之者舒。謂經費有度。此則豐歉俱可無匱。而公私交裕。故財恒足矣。以財發身者。財散於下。而身享父母之載。以身發財者。身甘受僇。而財聚於上。此其辨在仁與不仁。上愛民爲好仁。下載君爲好義。皆

一心相爲感名者。繇是生財之事。必所樂終。府庫之財自可安享。而反此者必無。故皆以未有斷之。謂發身者財亦未嘗無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釋論用人戒於聚斂。引孟獻子之言爲訓。食君之祿愈厚。則使民之利愈當嚴。故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寧甘盜臣之損己。不願聚斂臣之剝民。此謂者。借諭家

而推之於國。不以利為利。即不畜聚斂之臣。以義為利。即好義而終事享財。下文又發明之。以小人為善。為其能聚斂以與利。至於天菑人害並至。而善者無如之何。則其利安在。乃重述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而申結之。是則用人為理財。而理財又為絜矩。總為平天下者之要道耳。○鄭註曰。畜馬乘。謂以士初試為大夫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百乘之家。有采地者。雞豚牛羊。民之所畜以為財利者也。彼君也。孔疏曰。詩四牡騑騑。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

右第六章　傳文釋治國平天下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

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此歷引詩書。以印證首章而釋其旨。即典中庸末章一例。詩衛風淇澳之篇。衛人借淇竹起興而以君子稱武公。切以治骨。磋以治角。琢以治玉。磨以治石。嚴密爲瑟。武猛爲僩。顯盛爲赫。宣播爲喧。遺忘爲諠。道學者。言其切磨之學問。即格致也。自脩者。自己克治之脩爲。即誠意也。恂慄者。其心嚴謹不散。戰懼不惰。即正心也。威儀者。其身端重可畏。表式可模。即脩身也。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者。言德極其盛。善極其至。而能係民之思。即贊格致誠正脩之造其極也。此借淇澳之詩以相證。而爲格致誠正脩重繹其義者也。○鄭註曰。澳。隈崖也。猗猗。喻美盛。斐。有文

章貌。諠。忘也。詩作諼。廣韻。瑟。琴瑟。僩。武猛貌。增韻。嚴謹貌。廣韻。恂慄。懼也。赫。發也。亦盛貌。喧。大語也。朱註曰。菉。詩作綠。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詩周頌烈文之篇。前王。謂文武也。君子。是後賢。小人。是後民。賢乃前王之仁讓。而效之以典仁讓。是賢其賢也。親乃前王之老老長長。而效之以老老長長。是親其親也。前王之教化。風行俗美。爲其樂。而享其遺下之美俗。是樂之矣。前王之理財。家給人足。爲其利。而享其遺下之生業。是利之矣。沒世不忘者。思慕與遺澤俱永。此即齊治平之事。乃借烈文之詩以相證。而爲齊治平重釋其義者。○孔號曰。於戲。猶言嗚呼。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

明也。康誥、是武王須文王以告康叔者。克訓能。謂能明其德也。太甲、是伊尹須成湯以訓太甲者。諟訓正審。謂於上天體臨之明命、顧視確審之也。帝典、史臣稱堯者。峻、乃高峻。謂能明其高峻之德也。孫文而湯而堯、無不自明其德。故以爲皆自明。以重聖聖相傳之意。此即明明德之旨。特借三書以相證而爲釋之者耳。○鄭註曰。諟猶正也。廣韻、諟正也。審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盤銘、是湯於浴盤上刻銘辭者。苟乃設若意。新者。借義於浴。而滌舊染以更新。謂設使一日能新。不可忽過。孫此日日重新。又日日重新。當時常洗濯。永無間斷也。作有鼓舞之意。新民者。從紂歸周。乃向化方新之民。當迎其機而作起之也。詩大雅文王之篇。其命即

上天鑒臨之命。維語助辭。謂周之建邦雖舊。文王能脩大業。而其命方肇新也。如湯如文如武。皆新之至者。故謂之極。無所不用。則事事當求。而不容一法少遺者。此節親民之旨。特借盤銘書詩以相證。而爲釋之者耳。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詩。商頌玄鳥之篇。謂邦畿廣有千里。惟民之所居止。此見人必有當止之處也。詩。小雅緡蠻之篇。言緡蠻其貌之黃鳥。止於丘隅之高阜。於止鳥之止處。知其所止。能不昧於往止者。可以人而不如鳥。借鳥以動

人之止耳。詩文王之篇。穆穆、玄默貌。於、歎美辭。緝、如緝之緝續。熙、如火之光明。能以儼若之敬爲止也。然敬止穆穆雖寬。故舉事之分現者以釋之。君以愛民爲仁。臣以尊君爲敬。子以繩武爲孝。父以貽燕爲慈。國人以交孚爲信。分之止有五。而合之乃惟一敬止者。此即止至善之旨。特借三詩以相證。而爲釋之者耳。○鄭註曰、緡詩作縣。傳云、緡蠻、小鳥貌。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訟者、乃無真情之人。無訟、是不敢盡其虛辭。而大畏夫民之志向。此必從明明德所致。蓋就無訟之本於畏志、以形出大學之本於明明德。乃以此謂知本重結之。此借孔子之言以證本。而爲之釋其義者。末章如總結。屬類引伸。皆以見立言之有徵。旨趣之其竟云爾。

右節末章 末章歷引書詩成語以作總結○此章內次序乃鄭康成古本但原置在誠意章後似覺無謂考賈逵古本大畧俱列在全書之末蓋此是廣引詩書作證正如中庸末章引詩一例今依賈本移置末後而章內次序則仍依鄭本焉

此與湖南講內不同

大學論明篇

大學重在自明誠中庸重在自誠明二書相爲表裏中庸另有論誠篇茲以大學之明論首揭在明明德是爲一書綱領親民乃明德之分量止至善乃明德之本體亦即明德中所括者耳下文詳論知止定靜安慮得乃緊承上止至善而預發致知格物之義是止即貫於物中者因推論本始之當先自明明德於天下遞推之至國家身心意而歸於格致皆即明之之義末後結以知本知至正收轉格致而與明明德

相應者也。格致已發於首章經文中。明示所重在此。既無剩義可再發。亦且不當並列衆目中。故不必爲作傳。而止釋六目。誠意章開首不帶正心。亦與各傳有別。蓋格致爲擇。如目之視。翳眼不見。必難措手。誠意爲執。如手之握。見物不取。終非我有。則格致以後。誠意即爲要着。故獨提誠意。而兩言必慎其獨。若正心則志助雙進。溫養之功。脩身則形神兩化。融釋之功。皆餘以俟之。不甚着力。故釋文止將心與身身與家相關處發明。非無功夫。其功夫只就誠意引伸。無另一法矣。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皆根前引伸。而非有別法。如誠意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正心之忿懥好樂不得其正。脩身之好不知惡惡不知美。齊家之所令反所好。治國平天下之民所好好之民所惡惡之。凡此皆以好惡爲用功規矩。其在身心意。則以此矩絜之已。在家國天下。則以此矩絜之人。經文止至善致知。總皆不外此矩。但致知屬知。而絜矩屬行。

知圓而矩方耳。然知與行又並有兩傳中如毋自欺見謂知味好知惡惡知知美誠求之中絜矩之知上下前後左右知字所寓如蛛絲馬跡相連不斷則知原貫於行中孟子所謂智譬巧聖譬力而中非爾力者。此乃作者精神脈絡所在不可不詳察者也。歷引詩書當置末章與中庸引衣錦等詩一例淇澳之詩即前格致誠正脩前王之詩即前齊治平康誥太甲帝典即明明德盤銘康誥及周邦之詩即親民邦畿黃鳥文王之詩即止至善而夫子聽訟一語又即知本之表皆取證詩書成語而抽繹之者首章順敘從明說至善析出格致誠正脩齊治平而約於知本末章逆敘從格致誠正脩齊治平還歸明親至善而亦約於知本玩八目首尾平天下在人即明我之明德於天下致知在我即格天下之物以為知是即我即人以即人即我即知即行即行即知有如轆轤之轉是以全書亦順逆相生以作圓義而樞紐則惟知本以明

其明德。乃以終篇焉。蓋大學宗旨。要在知止而定靜安慮以格物。故所重在明。中庸宗旨。要在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以愼獨。故所重在誠。惟明則顯諸仁。而可見可聞。故其作用在家國天下。道取經世。惟誠則藏諸用。而無聲無臭。故其感通在天地鬼神。道兼出世。從明入者。本體未免有蔽。須用照心以破妄。其功夫詳於參提。是爲自明誠之教。從誠入者。本體尚無所豕。直了眞心以還元。其功夫詳於存養。是爲自誠明之性。然格致之後。即繼誠正。誠身之先。必始明善。是眞心照心。原無兩體。又即誠則明。明則誠之旨。而不容有間者。但其入手或異。各從所重言之。至於同歸而人道天道。入世出世。悉從二書中兼舉焉。斯以謂之相爲表裏也。

按大學與中庸。皆出自禮記。中庸鄭康成注。子思子所作。大學不注姓氏。據漢志謂戴記爲孔氏祖孫家訓。則明指子思矣。又賈逵言子思作大學爲

經中庸爲緯。程明道又云孔氏之遺書朱晦菴又云右經一章。葢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不離古者近是。以漢志及賈逵爲據。則學庸實皆子思所作開首三綱入目。獨括全書。必繫夫子之意而子思闡之。故復以所謂發明於後也。大學有鄭康成本。與賈逵本。俱不分經傳。程朱始分首章爲經。後各章爲傳。陽明子欲從鄭本。近日管東溟從賈本。復以己意訂正。而吳觀我又從鄭本。俱各有辯。考鄭本與今本。除相同外。內有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在首章末未之有也之後。文理極爲相屬。似不宜更。又詩云瞻彼淇澳至沒世不忘也。接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又接以子曰聽訟至此謂知本。俱在君子必誠其意之後。其意義襍出不類。必有錯簡。程朱提出。實爲有見。但置在首章之後。分釋明新至善。竊恐三綱入目。原是一事。既釋目而又釋綱。且綱與目並釋。不但重複。亦似失體。考賈

本康誥曰克明德至沒世不忘也列在全書之末蓋此皆是廣引詩書如中庸末章引衣錦尚絅等詩一例深覺有味而且有賈本爲據易置非出杜撰其他歷次第與今本多錯襍又覺文理難順似當以鄭本爲主止後所錯詩書一段參賈本而置於篇末序次應爲得當其分章則首章自宜提起作主即稱爲經文亦宜格致既含在首章應以誠意章緊接其誠正脩齊治等章各有所謂引首明是分之爲傳引書詩當總爲一章作結大學全書方稱完美敢以質之大方

附鄭賈古本

鄭康成本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

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
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
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
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
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
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
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
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
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
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
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
子必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
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
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
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

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
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
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
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
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
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
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
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
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
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
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所謂脩身
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
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
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

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
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
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
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
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
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
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
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
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
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
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
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
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
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
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
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

敬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
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
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
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
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
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
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
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
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
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
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
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
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
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
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

大學詁

之臣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此爲國不以利爲
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
爲善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
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貫達本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古
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illegible]者先齊
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illegible]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illegible][illegible]先致其知致知
在格物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詩
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
而不如鳥乎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
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
止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
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
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
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

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顔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傲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

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

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

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

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大學詁 全卷終